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My China Years

我在中国的岁月

[美] 海伦·斯诺 著 安危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My China Years

我在中国的岁月

[美] 海伦·斯诺 著 安危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172

© 2018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8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中国的岁月 / (美) 海伦·斯诺著；安危译.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6

(国际名人看中国)

ISBN 978-7-200-13718-7

I. ①我… II. ①海… ②安… III. ①访问记—美国
—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324219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我在中国的岁月

WO ZAI ZHONGGUO DE SUIYUE

[美] 海伦·斯诺 著 安危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23.25印张 280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3718-7

定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纪念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也是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通过传承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的作品。这些作者在20世纪亲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今天再次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传世的经典著作，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变革创新的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今天仍然对中外人文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80年前，这些国际友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他们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融入中国，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相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文明间就能够相互促进，共通共融。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校的信中强调指出：“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他在华工作60年，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在人文交流中，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于白金汉宫举办的国宴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

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和李约瑟就读的英国奥多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三届，这些英国的中学生已经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来自斯诺家乡的肯尼迪教授将开始《红星照耀中国》出版80周年的全球巡展；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更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向而行”。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国之交在民相亲”。衷心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孙 华^①

2018年6月于北京

^① 孙华，博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第一部分 上海	001
一、抵达上海	002
二、命里注定的咖啡馆相逢	008
三、驻外记者	027
四、我经历的第一次战争	037
五、不像地球上别的地方	045
六、上海思想	054
七、我同斯诺先生结婚的时候	061
第二部分 北平	073
八、到达北平	074
九、北平四合院	079
十、北平的秘诀	085
十一、泰亚尔·夏尔丹	092
十二、吉诃德女士	100
十三、艺术、文学与革命	106
十四、年终	117

十五、中国的乡村生活	125
十六、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132
十七、黄海之滨的传教士	140
十八、狐楼	149
十九、“一二·九”学生运动	156
二十、行动	166
二十一、詹姆斯·贝特兰	179
二十二、埃德加·斯诺去采访	182
二十三、插曲	188
二十四、我的第一次西北之行	192
二十五、《红星照耀中国》	202
二十六、西安事变	211
二十七、圣诞节突变	223
二十八、创办新杂志《民主》	228
 第三部分 延安	 239
二十九、在红色中国内部	240
三十、西安	243
三十一、定计	251
三十二、死里逃生	260
三十三、抵达红军前线	270
三十四、有围墙的古城小屋	273
三十五、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	278
三十六、延安四个月	288
三十七、旅途十日	296
三十八、西安相会	303

第四部分 工合	313
三十九、别了，北平！	314
四十、我们创办工业合作社	316
四十一、香港	327
四十二、播种芥籽的时候	332
四十三、告别亚洲	344
 尾 声	 352
 中文本后记	 357

第一部分 上海

一、抵达上海

“林肯总统号”轮船轻快地行驶在混浊的黄浦江上。站在甲板上的21名美国青年，迫不及待地探出身子，想瞥一眼上海的外滩——黄浦江岸。同船的男子们，穿着白色服装。一位马里兰的海军中尉，提着我的高尔夫球袋；一位弗吉尼亚的“骑士”（很古板），拎着我的网球拍。

那是1931年8月，我已离家3个星期，远离家乡8152公里。我原计划最多待一年，可是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了亚洲，庆幸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逃了出来。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是观光旅行的。准备到菲律宾马尼拉去的12名乘客，全是美国陆军或海军的现役军人，大多数是已婚夫妇。英美烟草公司的6名见习生，要去一个叫作二十里铺的地方，有一点儿紧张。我和帕特·墨菲在上海下船。帕特·墨菲的丈夫在长江巡逻队一艘炮舰上当中尉，她要沿江上溯。我和她盘算在旅馆合住一个房间。

旅客中，没有一个人到过东方，我是唯一的中国通。赛珍珠撰写的《大地》刚一出版，我就读过，而且我还在读E. T. 威廉斯写的《中国的昨天与今天》。我曾经读过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写的报道。那份报道，还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通借给我的。报道叙述了

1923年鲍威尔被匪徒绑架的始末。同时被绑架的有20多人，其中有几名美国妇女。我把E.卡恩的《中国通货》一书带到船上，曾试图把这部巨著弄通，结果没有成功。

我的正式工作是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当文书。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向国内那个被诙谐地称为“白银集团”的组织，报道白银取代黄金作为通货本位的优越性。

1929年，随着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白银贬值，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白银开采业。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由于汇率有利，用很少的费用过着华贵的生活。我曾任白银集团的先锋——美国采矿会议的助理秘书，薪金优厚，积蓄不少，因而才有可能出国旅行，从事写作。我通过了外交文职公务员的考试，寻求一个在驻外机构工作的机会，让我的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能派上用场。我唯一的靠山就是白银集团。白银集团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以及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校友，像当时的胡佛总统，认识一些老资格的中国通，或者他们本人就是中国通——承蒙他们的好意，我才到达了那个白银的国度。

我排到第三位的工作，也同经济形势有联系。在国内，大萧条已临谷底，西雅图的美国邮轮公司，因缺少游客而濒于破产。由于这一缘故，我在以西雅图为基础的斯克利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谋到了一个职位——但是所写文章，必须是旨在振兴垂死的旅游业，向“有魅力的金色东方”发展。

我们来到上海，我们的生活水平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五个中国银圆。在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在全中国的总数为7000人）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却“被钉上了黄金做的十字架”。我感到自信，我渴望学习。然而，我却不得不最终放

弃通晓通货这一复杂事物的意图。^①

外国占领下的上海外滩，再也不会像 1932 年日本袭击前那 5 个月一样，散发着欣欣向荣的光彩了。当时英籍阿拉伯人萨松一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上海，在外滩建造了最高的楼房，这就是华懋饭店。大商号的买办们挥金如土，在那儿租用房间，彼此宴请招待，谋求发展旅游业。

时值黄浦港的全盛时期，军舰和商船，威严地停泊在风帆如蝙蝠翅膀般的小船与摇摆不定的无帆舢板中间。英国的船旗压倒一切，日本和美国的船旗恭敬地扬旗致意。当“林肯总统号”汽船驶过时，我们向所有的船只挥手致意，包括面孔严肃、喜爱整洁的日本人，虽然他们似乎总是留出一只手，在甲板上晾晒洗过的衣物。

数公里长的码头和货栈，全部货物几乎都是用人力搬运的，所有的劳工都是华人。当时或者以后，除了极少数非竞争和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外，非华人一概不得抢走华人的生计。^② 外滩由青红帮控制着，没有人敢惹他们，连日本人也是如此。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主要通过 1918 年成立的康涅狄格州拉塞尔公司支配着东方的贸易。在上海外滩仓库区一带，他们用红砖建造的库房古色古香，宛若一座座堡垒，巍然矗立，延伸至好几条街。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甚至更为久远：驶到中国的第一艘美国轮船，是 1784 年乔治·华盛顿生日的那一天起航的。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金本位制引起的，我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观点。——作者注

② 没有一个传教士从任何华人那儿拿走过一个铜板，所有传教人员的工资和花销都是由国内支付的，否则绝不准他们在中国待下去。——作者注

在“林肯总统号”汽轮上，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一古老历史的一部分。我站在船首，像一只插在古代帆船上的木偶那样面对着未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腹壮志。来到中国，对我是一件头等大事，我要尽力利用这个机会，不浪费一分钟时间。汽轮刚一靠上码头，我的一只脚就跨上栏杆，准备下船，踏上中国的土地。

为了面子，外国人必须乘坐头等舱旅行。我们事先得到了这样的提醒，并为我们的头等舱船票支付了500美金。然而，我们不住刚刚竣工的费用昂贵的华懋饭店，而去有年头的礼查饭店，却符合美国的传统。礼查饭店原由一位美国船长和船上的木工们所建，一度曾是上海最好的旅馆。我说服了我们一行人，集体在那儿登记住宿。

我是怎样得知礼查饭店呢？这儿原是一个报业帝国的活动中心，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3个漂洋过海的人物托马斯·密勒、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埃德加·斯诺先后执掌。我带着父亲斯坦福大学校友们写给托马斯·密勒和他的弟子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的介绍信。托马斯·密勒是东方报界所有人的老前辈，自1900年到达上海后，一直住在那儿，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起义。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受密勒派遣，自1917年就在上海安营扎寨，协助创办《密勒氏评论报》，该报后来成为在远东最有影响的美国报刊。^①

我没给埃德加·斯诺带信。他1928年来到礼查饭店，时年22岁，担任了该报的助理编辑。我带着一个标着他名字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他写的文章，其中包括我从《纽约先驱报》上剪辑下来的几篇。我在美国矿业联合会的职责之一就是从那份报纸上剪辑永久性资料。当我手拿剪刀，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的时候，我曾经就想，我

① 我当时被立即聘为该报图书评论员——我的第四个工作，后来任该报驻北平记者。——作者注

为什么不能外出旅行，写那样的文章呢？我甚至想入非非（我糊涂到何等地步），认为主张女权主义的报馆老板奥格登·里德、编辑威廉·布朗·梅洛尼夫人，对一个妇女写的文章，可能比对埃德的文章更为重视。

礼查饭店距码头非常近，可是有人劝我们还是搭乘黄包车。我们以为有暴民要袭击我们——原来他们是争生意的车夫们。我们在成群结队的乞丐之中挤出一条路来。他们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前来接船的美国邮政汽船公司的代理人，从他乘的黄包车上站起来向我们挥手。“中国现在没有人敢伤害外国人！”他喊道，“只是看起来有危险，不要理睬他们。”

在礼查饭店的前面，20多辆黄包车停在了这条狭窄的街道两旁。我们下了车，像所有的新来者那样，交付了坑死人的赎金般的小费，只为了得到一个安全、舒适的住处。礼查饭店对面的堤岸上有一座巨大的、堡垒似的古式建筑，窗棂装饰异常华丽。当我的车夫让我从笨重的车门里下来的时候，面对那冷清的地方，我真有点儿不寒而栗。

“这座鬼楼做什么用啊？”我真想知道。

“那是老沙皇的领事馆，”有人告诉我，“我们3年前在这里交过一次火。”很显然，苏联领事曾把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圈在房子里，而150名身着沙俄军装的前哥萨克官员，企图占领这栋办公楼，他们想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白俄流亡政府。警方并没有干涉，可是苏联人从门里开了火，哥萨克们就齐步走了。这可能是俄国内战的最后一仗。1927年，苏联驻广州领馆的一些人，被中国的国民党人杀害，中苏外交关系因之断绝了。我1973年重访上海的时候，发现美国和苏联建造的大楼看起来更加古老，但并不显得明智。那家旅馆，被用于接待观光的华侨，而领事馆却用木板堵了起来。这两个

国家在上海都没有领事馆，苏联人还虎视眈眈，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

我们在礼查饭店的门厅里登记住宿，并没有等待多久。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身穿白衣的茶房，笑容可掬，殷勤周到，把我们送到各自的房间。他们在走廊里派人值班，机警地留心着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愿望。

从码头坐一会儿黄包车，就把我们大家从老百姓的行列里，一下子提升为达官贵人的社会地位，变成了前额印着美元符号的贵族。

初到礼查饭店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站在我住的那间高大的房子（每天房费约两美元）中央，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副灰色的蚊帐，把一张巨大的维多利亚四柱围床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接着，我好不容易拉开了几个用红木或者柚木做成的沉重的桌斗，里面用的是樟木或者檀木装板，有些还是桂木。这些木料的香气，同发霉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无论何时，我现在只要一碰到那种气味，就回想起东方。我原来的一些纸张和旧手稿，迄今带有在檀木家具里放过的那种气味。

当我阅读《安娜与暹罗国王》的时候，我因怀乡思归而哭泣，点燃了一些檀香。安娜·利奥诺温斯比我早50年到东方做事，可是她对喜剧的重视和对文化的好奇，却同我完全一致。当我点燃檀香，撰写这本书稿的时候，又一个50年过去了，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对于那位天真的23岁的美国姑娘来说，礼查饭店房间里那些似乎至关重要的事情，现在也已经变为一出音乐喜剧中的情节了。

二、命里注定的咖啡馆相逢

我们兴奋异常，渴望观光，顾不上打开行李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瞧瞧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那里还应允给我一个高薪的职位呢。那将是我的主要工作——我知道，我的其他计划，都是些不挣钱的职业。9位一起到上海来的旅客，包括墨菲中尉夫妇，乘黄包车陪我前去登记。

气温高得几乎使人受不了，但是我们哪里顾得上这些。旅馆经理讲过了，气温可能要达到40摄氏度，这样的酷暑，在此地并非罕见。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场猛烈的台风会从遥远的太平洋刮起，而我们正处于暴风雨前的低压之下。烈日当空时，没有一个当地人肯到室外去，连英国人也不会出去。午饭过后，他们要来一个很长的午休。

我们在白渡桥上停下来，眺望着苏州河。此处距礼查饭店没有几米远。桥对面，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高高地耸立在上海外滩，“米”字旗在旗杆上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们的黄包车车夫，顺着外滩慢慢地向前走着。我向港口外边望去，想起了那些大腹便便的代办和巨头坐在长条凳子上注视着他们入港船只的高大风帆。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是用红砖砌成的，显得很古老。它虽然距河岸只有一个街区，但并没坐落在外滩。对这一点，我确实有点儿